

津风土丛书 TIANJINFENG TU CONGSHU

新夏主编



津门杂记

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

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

佚名 撰

罗澍伟 点校

天津古籍出版社

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假仁假义；书的后半部分，还以大量篇幅宣扬封建的忠孝节义、因果报应，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当时社会的统治秩序，向被统治者灌输麻醉剂，内容腐朽，很不足取。但为了保持原书全貌，在标点整理时一仍其旧，这是阅读此书时应当予以注意的。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许多地方承蒙卞僧慧先生不吝指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崔建英、张嘉诚等同志提供诸种便利，谨此一并致谢。

罗澍伟 1984年12月

① 关于本书内容的断代，有如下几点可资参考。如“人物事迹”类“母贤子孝”条下有“现任津海关道陈”一语。按天津海关道初设于同治九年（1870），首任道宪为陈钦，转年即改任他人，可见此条必写于同治九年（1870）。又“名宦”类“刘秉璋”条下有“现任天津道”的记载。查刘秉璋自光绪元年（1875）而四年（1878）任天津兵备道，四年又署任天津海关道，旋即由郑藻如接任，此条应写于光绪元年（1875）至四年（1878）间。又“邻国险要”条下有“光绪四年各省荒旱”等字，这是本书所能见到的最晚的时间断限。

点校说明

《天津事迹纪实见闻录》全二册，不分卷，不著撰人。原为朱格稿纸所缮之清稿本，半页六行，行二十四字。版心上方印有“腾龙起凤”字样，下刻“四宝斋”，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于一九五四年以旧币四万元自北京鸿文图书铺购得。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天津很快由一个闭锁式的封建城池，演变成华洋杂处的贸易大港。其政治、经济地位都因之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城市规模也迅速膨胀起来。社会面貌的沧桑兴替，流离人口的日益加增，使得那些长期生活在相对静止状态下的人们感到扑朔迷离。要了解天津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当时天津的现状，仅仅依靠过去的志书是不行的，重修新志在当时又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于是一种介于风物志与导游册之间的书籍便应运而生，张杰的《津门杂记》，半城旧客的《津门纪略》便属于这一类。但从时间上看，这两本书距天津开埠均较长。

有没有一本更早地介绍天津开埠后不久所发生巨大变化的书籍呢？有，这就是佚名的《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

《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非一时之作，最初约写于同治九年(1870年)，约成于光绪四、五年间(1878年、1879年)其间至少经历了八、九年的写作时间^①，正可下接《津门杂记》而补其不足。

从1860年起，资本主义侵略者仗恃不平等条约纷纷来到天津，一面进行掠夺性的贸易，一面建立起殖民统治。到了同、光之际，天津的外国租界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工部局、会讯公所、保险公司、洋行、叫卖行、以及旅馆、饭店、球房、医院、学校纷纷建立起来，《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的作者在“西国各行”及“教堂”类里，具体地记录了这种情况，特别是列举了二十二家洋行的名称，有些为它书所不见。其中，广隆洋行和密妥士洋行为了攫取中国的铁路权和航运权，甚至把“火轮车限股公司”及“轮船招商局”分别招揽在各该行内（分见“轮船招商局”及“火轮车限股公司”条）。这些对于我们研究天津租界、洋行的历史，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各侵略国还在天津争相设立领事馆，是书在“西国各领事官衙门”类下，记录了十一个领事馆的名称，与《津门杂记》有所不同。天

辟开埠以后，作为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急先锋的各国传教士也蜂拥而至。他们用施医舍药、募款赈灾等小恩小惠麻痹群众，借以扩张教会势力。当时，以基督教势力最盛，城厢内外建有基督堂八座；天主教建有天主堂一座（参阅“英国李医生施医”、“英国郝建良牧师施药济人”、“西商赈济”，“邻国助赈”及“耶稣教”、“天主教”诸条）。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概略地看出，天津在那时已开始成为比较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

由于该书为当时人所编写，所以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天津人民的生活状况。例如，在残酷的封建压迫下，广大农民无力抵御天灾，每遇荒旱涝，天津四周的灾民便纷纷逃徙，以至颠连而无所依归，大部分只得来津就食，天津遂成为直、东两省难民的集中地。如同治十年（1871年）大水，天津城上难民达五千余口（“津邑无名氏周济”条）。光绪二年（1876年）直、东荒旱，乐陵一带“居民困颠，连日不举火者半，日食一餐者半，树叶树皮，民悉食尽”，“男妇就食天津者不计其数”（见“英国牧师筹赈山东灾情”及“刘道宪请赈”条）。光绪三年（1877年）冬，天津东南角康家花园地方妇女染厂不慎失火，烧死逃难来津的妇女、儿童一千余口，“哀号呼叫之惨声，音闻数里”（“津郡火灾”条）。至

于平时，天津的一般群众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终日挣扎在饥饿线上，不少人竟至死后无法葬身，所以当时天津有名目繁多的群众性救济组织，如恤贫会、育黎堂、育婴堂、施粥会、寄生所、撙尸会、抬埋会、掩骨会、义阡局，以及施放棉衣、施治各种癌症、施舍棺木……（分见各该条；此外，在“人物事迹”和“节烈”类的某些条目里，也有生动的反映）。对于外国侵略者和官僚、豪富来说，半殖民地旧天津是他们骄奢淫逸的天堂；对于广大劳苦群众，则无异是一所悲惨不堪的地狱。

《天津事迹纪实见闻录》还记载了一些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如著名的天津机器局：东局当时俗称“机器造药局”，西局（也叫南局）俗称“机器铸炮局”（见“机器局”条）。又如，在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过程中，天津知县谢子澄之死，似因胜保的妒功或调虎离间（见“得胜口”条；又作者在“闻郡痛哭谢明府”条的字里行间，对谢子澄寄予同情，对胜保则似有微词）。总之，该书向我们展示的是那个时代色彩纷呈的社会生活画面。我们把它点校出版，其意义也在于此。

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作者在书中一些地方污蔑太平天国为“发逆”，错误地歌颂了

目 录^①

综述 ^②	(1)
古迹桥梁.....	(3)
会馆公所.....	(7)
书院.....	(8)
各种善举.....	(9)
义学.....	(12)
各衙门行馆住址.....	(13)
关口.....	(15)
机器局.....	(15)
西国各领事官衙门.....	(16)
西国各行.....	(16)
教堂.....	(18)
各教.....	(19)
田赋.....	(22)
场灶.....	(23)
转运引额.....	(24)
河道.....	(24)

风俗.....	(26)
岁时.....	(26)
婚礼.....	(29)
丧礼.....	(29)
祭礼.....	(30)
名宦.....	(30)
人物事迹.....	(31)
节烈.....	(46)

①是书原无目录，本目录系标点整理时据原书类目所加。

②是书前十条本无类目，为划一体例，现由整理者酌拟“综述”二字冠于其首。

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

综 述

津邑肇端立卫所，元以前无可考。元时称直沽，前明始立为卫。本朝雍正三年，改卫为州；九年设立天津府，始改州为县，附郭二百九十九村。

天津为九河下游，合众流汇归三岔河，皆由直沽入海。

海神庙 在城东南百余里，东、西两大沽中间。于康熙三十六年，因盛京岁歉，泛舟输粟大直沽口，浮于辽海，达于奉天。惟神效灵，三日而至，因此立庙，以垂不朽。是庙和尚住持，有田地数顷，以备修补之费。沙、洋船只入口，均有该庙捐资。

天津一城，三面临河。大海在东南，三角旋绕西北，水陆通衢，畿南要地。

天津在北京东南二百四十里，南北往来之

冲，南漕数百万道经于北。商贾萃集，杂处五方，虽大都会莫能过焉。

天津一县，东西长九十里，南北宽七十里。东至海一百一十里，西至静海界三十五里，南至静海界三十五里，北至顺天武清界三十五里；东南至海一百一十里，西南至静海界二十五里，东北至顺天宝坻界七十里，西北至顺天武清界五十里。

县城于前明永乐二年建筑，周围一千六百二十六丈六尺；垣高一丈九尺八寸，垛高四尺二寸，共高二丈四尺；基广三丈二尺，上广一丈九尺，共计垛一千四百五十有四。东西长五百零四丈，计二里八分；南北长三百二十四丈，计一里八分五厘，周围九里二分。东至海河二百二十步，北抵卫河三百步，门四：东“镇海”，南“归极”，北“带河”，西“卫安”。

石闸 在城东南隅。于康熙十三年赵总兵建筑，引海河潮水，周城四面。由南城水关入城，关上有“引汲受福”四字。北闸早已坍塌，虽有遗迹，久未兴修。

万寿亭 在北门内迤东，又名“龙亭”。内供“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牌位，岁时朝贺行礼，并祝万岁及宣讲《圣谕广训》。

先农坛 在城东南紫竹林迤西。每岁仲春亥日，地方官诣坛，度祀扶犁。

古迹桥梁

鼓楼 在城内四门中间。四面通衢，纯用砖穴。高三层，上悬大钟一面。每晚鸣钟定更关城，清晨鸣钟开城。

望海楼 在津城东北三岔河口。归属法国公地，有天主堂三层高楼。

演武厅 即教军厂^①，在西门外西北隅。

仓廩 在城北十八里，计四十八座，每座五间，共二百四十间。同治十三年，天津城东南五里梁家园地方添建仓廩一处，计二层^②，每层长十二间，宽三间，共计一百零八间，以备海运存贮之栈。

西沽浮桥 在城北三里许。

东关浮桥 在东门外迤东半里许。

督署浮桥 在东门外迤北一里许，先名“院署。”

钞关浮楼 在北门外迤北半里许，又名“大

① “厂”疑为“场”之误。

② “二”疑为“三”之误。

关”。来往货物在此投税，津海关道征收。

盐关厅 在东浮桥迤南，盐船过关兑砵处。

石桥 在河北迤北，离城二里许，顺治十一年造。因无辙迹，又曰“仙桥”。

红桥 在河北石桥迤北，离城三里许，建造在下西河河面上。

水西庄 即“芥园”，在城西二里，查氏别墅，为津门园亭之冠。刻下遗迹犹存。

杨家花园 在东门内大街，今改为“问津行馆。”

吕彭城 在城西北十余里，俗传吕布、彭越尝屯兵于此，故名。

巨家庄 在城南二十里，相传为巨无霸故里，

塌河淀 在城东北四十里，俗传前代塌陷为淀，遇阴晦时，见城池之形。

宝船口 在城东北三十里，明初命官往货西域，巨舟泊此。明末于此曾捞大锚一口，甚大，今无存。

挂甲寺 在城东南十三里，古名“庆国寺。”唐尉迟恭恭加封护国公，凯兵过此，挂甲于寺。

富家村 在城南二十五里，俗传汉孝子董永卖身葬亲处。

三个庄 在城南三十里，俗称兄弟三人所居。

黑堡城 在城西二十里，地名“稍直口。”

军粮城 在城东南七十里，元海运，为屯粮之所。

得胜口 在城西六里，福寿宫前。本名“小稍直口”。咸丰三年，因克胜发逆，改名为“得胜口”。

佟家楼 在城南十里许。诗人佟铎妾赵氏，字“艳雪”，工诗，铎筑楼贮之。是楼名为“艳雪楼”，俗呼为“佟家楼”①。

皇华亭 在北码头邮亭，大门、正堂至今犹在。每晨系鲜货小市。

馆驿楼 在北门外，上有“津门重镇”、“畿南要津”匾额，乡会宾兴于此。外有馆驿一厅，屡遭回禄，久未兴修。现在馆驿之名犹在。

丁字沽 在东北十二里，通北河西河，水咸丁字之形，故名。

大直沽 在城东南十里。小直沽受群川之流，大直沽又在其东南。地势平衍，群流涨溢，茫无涯涘，故有大直沽之名。

马家口 在城东南，洩南淀之水。

①此条误。据《天津县新志》佟铎宅在“城西卫河滨”，即今井园附近。”这里所说“城南十里许”的“佟家楼”，据《志余随笔》应为“童家楼”，即童英园的别业。

咸水沽 在城东南五十里，即豆子觥也。其地斥卤，宋时置戍守于此。

大沽口 河流入海处也。两岸壁陡，一域中横，土人谓之海门。潮汐所至，北抵杨村，南抵程官屯，西南抵王庆坨。率二百余里，皆淡水也。咸潮抵海门而止，无岔入者，若天设之险，以限内外。

柳口 即杨柳青。

两山井 在鼓楼东大街迤北。

文井 在儒学西北。按：儒学西北无此井，惟双井在西北，去学宫远，且淤塞已久，或指此而加以“文”字耳。

水洼 郡城水洼五，四隅及县署东各一，积水所滞，渐成溪沼。东北洼颇深，土人谓下有泉出。东南洼浅，有水关通濠，濠通海河，洼水与潮并长落，水月庵在其隈，居人以“水月池”名之。其三皆不知名，浅深与二洼等。县东一洼，俗名“红坑”，今已淤塞。城内向有沟出秽水，以洼为尾闾，秽气所钟，行者掩鼻，惟水月池通潮，较四洼为独洁耳。四洼今呼为四坑。

出龙河^① 在县南二十里许，俗传古有龙出，故名。今名为赤龙河。

^①出龙河之“出”字疑为“朱”字之误传。“朱”、“赤”同义，所以也叫“赤龙河”。

轮船招商津局 设立在紫竹林下、密妥士行内。当年南粮运通，本系河运。于道光年间，经浙抚梁宝常奏明，用沙船海运。嗣因西国轮船便捷，中堂李_印鸿章排造轮船，于同治十二年改归轮船搭配装运，并招商装载客货、客位，实系裕国便民，两有裨益。

煤铁矿 论中国煤、铁，各山出产，正自不乏，但专资人力，必致工巨价昂。兹有英商广隆行海公，到津已十数年矣。遍处采访，惟查有直省磁州一处，煤铁可从水路运津，再用机器挖取熔化，制成铁板、铁丝。核算起来，较人力工减价廉。现在直督李，已于十三年秋，委西商海公回英置办挖取、熔化机器等物，定于来年立局兴工。

会 馆 公 所

河东山西会馆 凡西客烟行聚议，均在河东。

锅店街山西会馆 凡山西盐、当、杂货等商，本馆内各有公所。庙内专祀关圣帝君。该馆存项甚巨，系本省人捐纳，无僧、道住持。

闽粤会馆 在北门外针市街，福、广两省官、商捐造，馆内专祀天后圣母。无僧、道住持。

江西会馆 在北门外估衣街万寿宫内，系江西官、商捐造，无僧、道住持。

山东济宁会馆 在北门外迤西崇福庵内，需费系该府、州二属官、商捐助。

邵武公所 在曲店街迤西，福建邵武人设立。

潮帮公所 在北门外针市街。

当行公所 在北门外迤东。

吴楚公所 在河北督署后，同治十三年中堂李鸿章建造。

书 院

问津书院 在鼓楼南大街。

三取书院 在河东。两书院各请掌院先生二位，看取文艺。每月课生童二次，以定优劣，酌给膏奖。需项由运库支发，年终报部。

辅仁书院 在城西北文昌宫内。每月二次课生童文艺，分别高下，酌给膏奖。需费有生息银两；至奖银一项，关道、津道、府、分府、知县五衙门轮流备发。

会文书院 在文庙内，专课闾郡孝廉，酌给膏奖。